

安建达 著

# 马 俊

海豚出版社

# 牙 佳

安建达 著

海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37传 / 安建达著. -- 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6.6  
ISBN 978-7-5110-3364-2

I. ①3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54328号

《37传》

安建达 著

插图作者: 韩 盈

铜雕作者: 安建达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责任编辑: 吴 蓓 李 杨 孟科瑜

封面设计: 吴光前 李 利

责任印制: 王瑞松



海豚出版社官方微信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
网 址: [www.dolphin-books.com](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)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

邮 编: 10037

电 话: 010-68998879

印 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

开 本: 32开(787毫米×1092毫米)

印 张: 9

字 数: 130千

印 数: 1-3000

版 次: 2016年11月第一版 2016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978-7-5110-3364-2

定 价: 4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# 目 录

- 博客病人 - 1
- 37传 - 94
- 初吻 - 107
- 灵姐姐 - 113
- 钱玉屏 - 118
- 唐红 - 122
- 红内裤 - 127
- 三骑墙 - 134
- 老帮菜 - 137
- 每次乱搞我都如此的真诚 - 142
- 我的师傅叫破鞋 - 146
- 怪异的脸蛋 - 149
- 刺激 - 157
- 扇情 - 162
- 十不该 - 164
- 向挚爱的哑巴致敬 - 168
- 我哥们儿的最干净的游泳池 - 172

你的单裤如同棉裤一样沉 - 176

包子诡 - 180

热变 - 184

倒挂金钟 - 188

折箩 - 206

舞蹈 - 221

达拿志异 - 241



# 博客病人

## (1)

这条小道很熟悉，不怎么好走，可是抄近儿。

经过一个菜市场，如果是夏天，地上就淌着浑水，冬天呢，肯定结冰。不远处，一到这个点儿，推车出来卖“关东煮”的小贩跟前，一定聚集起来无数的穿着校服的学生，手里攥着一块两块的钱，往里面递，然后抢出来杂七杂八的吃食。再走几步，要穿过一个机关大院，门口保安终日蜷缩在一个岗亭里看报纸，谁进谁出并不十分关心，但只要收废品和发小广告的逗留，他便迅急地抬起眼皮并声嘶力竭地将他们吓退，好像有雷达探测器一样的准确。快到家，角落里藏着一个常年的配钥匙

摊儿，没怎么见过配钥匙的大爷干活儿，可并不关张，似乎单单为了我走到那里，然后打招呼——“大安，接孩子回来啊？”于是，我回头跟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儿子说：“叫爷爷。”粗略算起来，几年来，刨去刮风下雨休息日，儿子至少叫了几百遍“爷爷”了。

秋天和冬天的分界我总是不能掌握确切，这好像与生俱来的，现在，应该就是冬天的开始了。

好久好久，我没有听到配钥匙的大爷和我打招呼了，确切地说，好久我的儿子没有叫他“爷爷”了，更确切地说，好久我没有接孩子了。那天又是放学的点儿，我匆忙下楼去开自行车的锁，头一阵发晕，怔怔地，我又锁上，自己笑了自己一声，慢慢爬回楼梯。楼道里满是邻居堆的杂物，大箱子小箱子，因年久变得黑黢黢的，躲着这些障碍，我开门回家。屋子熟悉得不能再熟悉，但是定睛看的时候，却又陌生：桌子上全是没有洗刷的碗，沙发上遍布了书籍、袜子、纸张和烟灰，都那么的不合情理，却毅然地聚集在一块儿，靠电源近的地方，电脑终日开着，网终日连着，页面终日是我的博客。

39天零7个小时40秒。

在39天零7个小时40秒之前，这里爆发了一次争吵，是寂静的冷战之后的那种争吵。什么事情反差大了，结果也是毁灭性的，好像大的战役前夕连鸟雀都会伏在树枝上大气不出，专等着司令官发令，然后就是火炮连天、战鼓齐鸣、昏天黑日。一切过后，就是狼籍，老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，似乎很多东西已经不可挽回。

39天零7个小时40秒，我开始发高烧，这个我记得非常确切。先是由嘴里干渴开始的，我摇晃了一下水瓶，没有了开水，干渴的感觉让我已经等不得点火烧水，就拿出仅有的一个干净杯子接了自来水喝，一杯、两杯、三杯……水喝下去很奇怪，仿佛是在浇灌着早出深沟的荒地，没有丝毫的作用。这时候，腿开始发酸，我挪到床边，忘记是否去给自己盖了被子，意念里就是在想，歇一会儿，然后洗个澡，晚上还有应酬呢，直到电话铃声急促地叫唤起来，我才慌忙打兜里往外掏，手指头都是软的，我精疲力竭地捏出手机，根本按不下按键。当早晨的阳光照射进来的时候，那不是40天某小时某秒了，已经41天了。

我确信是被阳光刺醒的，阳光一直是规矩地每



天早上从窗户外面透视进来。最近天阴，光线弱弱的，像是永远开不了锅的水，硬撑着精神头儿，时断时续，恰巧，从阴霾里流出一束的那个片刻，我睁开了眼。

一切，都是从我睁开了眼睛的那时刻开始的。

其实，我经过了这么多的睁开眼睛的时刻，一般情况，都是老婆在催促起床。也有儿子第一时间出现的时候，那双清澈的眼睛好奇地注视着我，他“啞啞”着赞叹：“爸爸，你的呼噜真响啊，我保证谁的爸爸也比不了你。”还有一次，我刚醒来就觉得窒息，原来是儿子屁股坐在我的头上，有一股子的臭臭的奶香让我心里痒酥酥的，想发火却绝对发不起来，最终使劲地笑。

这次醒来，周围极其安静，我缓了很长时间才知道自己还在家里。前面的大钟表显示是上午九点，指针恪尽职守地“咔咔”地走，告诉我在昏睡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一点儿的怠慢。可是，楼板上面怎么少了钢琴声音呢，我记得每天这个时候上面的一个邻居老太太总是要弹奏，我本来喜欢睡懒觉，

可她定点奏起的那第几交响曲，非常不中听。窗户外面有个工地的，好像也该是这个时候开始“叮叮当当”，今天却似乎罢工了，起身遥望大吊车的影子，死一样停滞着。哦，还有呢，送报纸的每天都死命地按单元门口的门铃，因为我要求他们送到楼上的报箱里，门铃的尖叫也大概在这个时候了，今天却没有任何的声息。这些也算不上特别奇怪，弹琴的老太太也许今天正好戳了手指头，工地真的在罢工，送报纸的懒得给我送到楼上干脆把报纸扔到垃圾桶里了，这都有可能，但是，我突然发现身上严严实实地盖着被子，上面居然还盖了一个小薄被，像是谁的特意所为。

我抱着莫名的幻想赶紧起来，发虚，可是顾不得，我觉得在自己睡觉的时候，应该是有人进了屋子，看着我狼狈的样子（我嘴唇很可能红得都发紫了），这个人怜悯着我，爱怜着我，给我盖了被子，没准还给我吃了药，并抚慰了我，只不过我当时没有意识而已。可是当我看到老婆的拖鞋还是稳稳地躺在鞋架上，和走的时候一个姿势，特别是看到了大门，插销插得严严实实，我知道，我真是烧糊涂了。

至此，我并不知晓，自己到底是睡了一天，还是两天。

我无聊地坐在电脑前面，看自己的博客页面花哨地停留在显示器上，习惯地刷新，速度非常慢，好像衰弱的我。我看到有一些新的留言，都是博客间经常来往的人，名字都熟悉，里面也有一个匿名的，留了很多条，沿着念下去，我猛地瞪起了眼睛：

“怎么很多个小时没有出现了？”

“你是否有很多的痛楚呢，我好像能看到你孤单的样子。”

“我多想让你别发烧啊，但是我无能为力，轻轻地，我给你盖被子，盖上我的心意。”

“现在又一个凌晨两点了，你依旧没有出现，我惦念着你。”

……

我赶紧看留言的时间，都是在凌晨一两点钟，定睛再看里面的一条——“轻轻地，我给你盖被子，盖上我的心意。”被子，我想到被子，愣愣地琢磨，赶紧跌撞地跑到睡觉的里屋，被子刚才掀起来时非常凌乱，我拽出已经压在了下面的薄被，仔

细端详，这被子原本好好地躺在大衣柜里啊。

(2)

老牵是我通过博客认识的京城著名画家，一来二去成了朋友，他的博客名字叫“牵牛花”，我就习惯叫他“老牵”。在前辈们画马、画驴、画虾米之后，他另辟蹊径画牵牛花，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，他突然声名鹊起，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，他突然销声匿迹，这个世纪的今天，他突然死灰复燃，接下来谁也猜不出他会怎样，但是仅凭这神头神脑的劲儿，就值得我仰视，值得我去请教，值得我临时抱佛腿。

我坐在老牵的创作室里，盯着他在宣纸上泼墨，半支烟的功夫，纸上就布满了牵牛花，横七竖八的，很是妖娆。他问：“怎么样？”没有等我回答，自己先笑笑：“跟你说，就拿它交这个月的贷款了，一共……一共10枝，每枝按1000元算，便宜，你帮我算算，得多少钱？”

我脱口说：“得一万吧？”

老牵疑惑地掰着手指头，“不对吧，不应该啊。嗨，一万块钱嘛，少点啊，再加上两枝。”我

只好继续盯着他作画，发现他迅速地加了三枝。

折腾了一溜够，老牵终于塌实下来，仔细端详着我：“你精神头儿还行啊，不像，根本不像发了两天烧的。”他若有所思了会儿，“我帮你分析分析。你是老婆带孩子走了，心情不好，郁闷成疾，最后发烧了，而且烧了两天，不醒人事，对吧？”

我点头：“嗯。”

“这个首先不合乎逻辑。发烧两天，醒了就好了，无药自愈，不太可能。所以，我觉得你中间时候肯定起过床，还自己喝了水，吃了药，盖了被子。——你别着急，听我说。——然后，你继续睡觉，再起来的时候，病好了，事儿却忘了。”

我看着老牵一副料事如神的样子，心里有气，但是没打断他。

“再说你讲的，博客上有匿名的留言，我说让我看看，你说一害怕就删除了，我觉得这个也不合乎逻辑，一般人应该是仔细琢磨琢磨，结果你却删除了，说明这个留言其实并不存在，是你的幻觉，也就是说，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。”

对于这个，我有点儿急：“有没有留言我十分清楚，我不可能自己吓唬自己，而且那语气怪怪

的，我觉得好像女鬼。”

老牵顺手去拿了张宣纸，我惊讶着：“你还画啊，不是刚画完吗？”他答：“你以为我喜欢画牵牛花啊，实话告诉你，我看见牵牛花都想吐。”他在宣纸上画了个披头散发的脑袋，然后问：“这个女鬼是不是长这个样子啊？”

我忍不住笑了：“我可没看见什么样子。”

老牵把纸揉成团，直接朝天花板扔去，掉下来弹到桌腿下面。“这就对了，你没见到，怎么知道是女鬼。你说的这些里面，尤其是这个非常不符合逻辑。首先，即便是鬼，怎么知道是女的，现在黄土埋了半截的老头都敢在网上装小姑娘冲人使媚眼儿。其次，即便真是个女的，为什么人家就是鬼呢，谁都没有见过鬼，如果有鬼干脆送一个给我得了，反正‘做鬼也风流’，这话真经典，谁说的来着？”

我似乎反驳不了老牵的话，也开始觉得是自己神经过敏。“得了，老牵，谢谢你了，我走了，继续画你的牛吧。”

“什么啊，记住了，我是牵牛花！喂，晚上一个人如果寂寞，就过来和我聊吧，我反正是一个

人。”

“不了，我不习惯和单身男人住在一起。”

“美的你吧，你以为你很嫩吗？”

找完老牵，我心里确实舒坦了许多，也许身体还虚弱，傍晚本想靠在床上看看几天落下的报纸，却歪头进入了朦胧。当脖子实在无法支撑逐渐下滑的脑壳的时候，激灵就醒了。肚子出现了饥饿的征兆，我很想爬起来去外面随便吃点什么，嘴里发粘，第一个意识是想喝粥，最好是那种碗里有各种豆子的粥。侧目看看钟表，居然已经是夜里两点了。

两点。

我突然好像意识到点儿什么，莫名其妙地心里紧了一下。我到处去摸，不知道烟放在哪里了。

我记得自己每次抽烟老婆都数落我，应该是和经济有关联，每个月拿回来的几个可怜的钱，让我们三口一直处于极度的拮据状态，就像是锅底即将熬干的水，刚刚添加了些，却见不到什么效果，眼瞅着“咕咕”地冒泡儿顷刻又要干涸。那天凑巧，

几个事儿不约而同地撞到了一起：一个同学，刚从国外回来，打电话来说要搞毕业二十年大聚会，我犹豫着推辞了，想聚会时候众人一定是意气风发的，我必然在热闹的场面中露不出真诚的笑纹，与其给别人和自己添堵，不如看不见倒省心；正琢磨，儿子在身边嘀咕，说老师明天要请家长去一趟，我有几次被请去的经历，估计他在学校又参与了什么破坏捣乱的勾当，厉声质问，他却一言不发，一副负隅顽抗的模样；老婆适时地过来把儿子揽到了一边，儿子居然眼圈越来越红，好像我的巴掌已经落在他哪个部位了……当时，我正点着一支烟，那平日里甜美的烟味儿，这时候却直直地刺到肺里，浓重地弥漫在心中，沉淀成一股绝望的狰狞，这样的感觉我从来没有过，让我感到了一丝恐惧，于是，我把烟狠命地摁到了烟缸里，火星四溅。

没有摸到烟，却摸到了手机，发现至少有十几个未接来电，同是一个号码，老牵的。想白天刚见过面，肯定是他半夜睡不着了，又来骚扰我，于是眼前跳动着他的妖艳的牵牛花，拨过去，半晌，不似白天那么洪亮的一声：“哎。”



“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迷糊着了，有事儿吗，老牵。”

“哎，你啊！”老牵的声音开始大了，估摸着也是已经迷糊了，被我回复的电话陡然惊醒，

“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不带这么玩的啊，哥们儿不能开这种玩笑啊，会吓死人的，也就是我吧，贼大胆！”

“你说梦话呢吧，说什么呢，先清醒清醒，理出头绪再说。”我被他弄得糊涂起来，想他是否被牵牛花缠绕得神志不清了。

“嘿，老弟，倒打一耙啊。你是不是自己跟自己闹鬼玩儿不过瘾啊，想把我搭上一起来啊？”

“老牵，你说什么呢？”我越发糊涂了，“你会不会直截了当说话啊！”

那边的老牵“噌”了一声，隔着电话我都能看见他那不屑一顾的惯常表情：“你晚上给我博客上写什么评论了？”

我侧眼瞧瞧屋里一角的电脑，好好的关着机，还是我早上走的时候关的，这绝对没错：“写什么写啊，我今天就没有上网，我怎么这么喜欢你啊，白天说完了话，晚上还给你写评论，我省省吧。”